

西方饮食 WESTERN FOOD IN CHINA 在中国



陈芬森◎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饮食
WESTERN FOOD
IN CHINA
在中国

陈芬森◎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饮食在中国/陈芬森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7-5004-5514-3

I. 西… II. 陈… III. 饮食—文化—西方国家—问答
IV. TS97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2045 号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风向标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1
字 数	283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西食东传的历史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已经无法考证了，大约在汉武帝的时候出现了一次有规模的西食东向传播，那时西葫芦、西瓜、茼蒿、番茄、番椒、番薯、胡萝卜、胡椒就是沿着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也就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内地。这些西来之物历经魏晋南北朝，从北方到中原一路南下，在南方的沿海城市和乡村也慢慢生根、开花、结果。到唐朝天王李世民时代，契丹族、高丽族、突厥族等各藩臣之国的朝贡也都带来了外来食品，但具体是什么已无从一一对证。元朝时期，中国的疆域东起日本海西到土耳其和地中海，南起波斯北到西伯利亚，在大元的疆土上东西方饮食更是来了一次大盛会，中国的饮食及饮食文化出现包罗万象的景观，这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有所记载。19世纪末清末洋务运动再度出现西食东传的风潮，这时上海、北京、广州、青岛等城市都有了正儿八经的西餐，什么法国大菜、意大利餐饮、俄罗斯风味、日本料理、韩式宫廷菜等，人们可以在上述大都市随意找到并进餐，同时中国人也开始尝试开设西餐馆。到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前后又是一次欧美饮食大规模的东向传播，不过那还是“传播”，算不得在中国本土的扎根。真正西食东传且扎根东土的故事还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时间，这些西方饮食不仅改变了中国年轻一代人的口味，而且在中国大地上被工业化规模化生产，走向千家万户成为普遍的餐饮，其最富代表性的当然是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等。

以前，读过许多“五四”时期的文学巨匠和文化大师介绍西学的著作，从中知道现代西方思潮和学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改变。但是西方饮食文化东传的情况却没有人来介绍，即便“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些美食大家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也只是一味钻进充满地方特色的中国餐饮文化里，打造纸上的盛宴，而对

西方饮食似乎视而不见。因此满清末年、民国初年乃至“五四”时期西方饮食东传的很多事件失传了。

改革开放后涌进来的西方饮食，主体是物质层面的东西却也附丽着精神层面的东西，不仅仅在直接影响和改变中国人的生理和体质，同时也在改变中国人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这比西方现代思潮和学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如果我们还不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文化的传播记录又一次要中断。

而且，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西食东传之风尚处强劲之时。我总是在想，这种东传活动什么时候才会终止？西食东传对改变我们的味觉，对我们的饮食观会发生什么影响？西食东传之前我们的饮食文明是否已经发展到高峰？这之后对我们的饮食文明和饮食文化变革乃至民族的文明和文化变革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尤其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乃至民族种质会产生什么不可估测的影响？显然，影响的程度和广度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正在发生着，这个事实却不能忽略也无法忽略。

基于此，我怀着第一个大胆吃螃蟹的精神，尝试做这个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搜集和整理相关材料，撰写书稿，前后费时十年，企望把西方饮食东传的历史过程予以真实的再现。写的时候，作散文式的立意，摒弃那种经院式的枯燥的叙述笔调，采用文学色彩较浓的语言，通过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来反映西方饮食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融史料性、学理性于文学表达手法之中，想给读者读后留下心得。

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西食浪潮蔚为壮观，奔涌而来，书中一时只能择最有名、国人最熟识、日常生活最常见者予以记录叙述，如要面面俱到地全景式反映，犹待来日之功。

是为叙。

目 录

序/001

第一辑 改革开放与西餐的走俏 /001

昔日的西餐 /003

西餐之于食物的丰盛 /006

西餐的礼与俗 /011

西餐点菜和上菜法门 /014

西餐的情调与西餐精神 /017

中西餐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021

第二辑 品味经典西餐 /025

马克西姆与法国大菜 /027

英国菜肴的扩张性 /029

美国菜肴的包容精神 /032

记忆深长的俄罗斯风味 /034

意大利餐饮与文艺复兴 /037

萨拉伯尔的韩国烧烤 /041

在旅顺港吃日本料理 /044

塔可钟的墨西哥风情 /048

金汉斯南美烤肉 /052

第三辑 西式快餐的中国交响曲 /055

洋快餐“沙场秋点兵” /057

“家乡鸡”的城市路线 /060

- “山德士上校”之称谓 /062
肯德基与中国鸡肴 /064
麦当劳:美国文化的符号 /068
必胜客的中国神话 /075
小布尔乔亚的钟情之物 /079
快餐乃中餐的出路? /081
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 /083
附:梁实秋《麦当劳》 /086

第四辑 洋酒乾坤 /089

- 洋酒国门往事 /091
奔腾的洋酒潮 /094
亦冷亦热的洋酒时尚 /097
洋酒商中原舞剑 /100
洋酒与国酒的快意恩仇 /104
穿心白兰地 /107
夏日醉饮威士忌 /111
千里冰封狂喝伏特加 /114
附:初遇路易十三 /117

第五辑 葡萄架下的诱惑 /121

- 葡萄酒乃西来之物? /123
干白与干红的二重奏 /126
“长城”的浪漫情缘 /134
“王朝”京沪轶事 /137
“张裕”卡斯特酒庄采风 /140

第六辑 洋啤的东方年华 /145

- “洋味”浓烈的啤酒 /147
洋啤酒的“鸿门宴” /150
啤酒人生本色 /153



仲夏夜的啤酒屋 /156

第七辑 可乐的中国传奇 /161

滔滔“洋水” /163

可口可乐的中国风波 /166

可口可乐“三家分晋” /171

百事可乐的“新圈地运动” /176

“两乐”中国启示录 /180

第八辑 咖啡:古老又时髦的饮品 /183

咖啡东传的猜想 /185

雀巢中国的首善之功 /187

咖啡的贵族化与茶的平民化 /190

城市咖啡屋——新思潮的摇篮 /194

星巴克——一个咖啡吧的创世纪 /196

美味咖啡与时尚生活变奏曲 /200

到星巴克听舒伯特 /203

星巴克与中国茶馆 /206

星巴克与城市“吧”文化 /210

第九辑 巧克力的风流韵事 /213

神奇的巧克力 /215

巧克力中国“七雄争霸” /217

我童年的巧克力 /221

巧克力与人生百味 /224

巧克力的个性与情感 /226

浓情浪漫巧克力 /229

第十辑 国人餐桌上的金银粟 /233

玉米的中国之旅 /235

关中玉米风俗小记 /238

湘南山村的爆米花 /242

宋同明的玉米人生 /244

南方的金银粟 /248

袁隆平和宋同明 /251

结束语 中国餐饮的“战国时代” /255

后记 /260

第一辑



改革开放与西餐的走俏



昔日的西餐

西餐不是近年从西方传来之物，大约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候，他就带来了西餐的烹饪技术和西餐的进食方法，明中叶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传经布道，将基督教教义向东方传播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饮食文化。清末鸦片战争之后，五大通商口岸正式流行西餐，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到国外游历求学频频，伴随国人思想的革新，中华饮食文化加快了现代西食东传的文明历程。当时有名的西餐馆有六国饭店的西餐厅，张森隆西餐馆等，辜鸿铭先生就常在那里吃西餐，并在西餐厅里教训过洋人，辜鸿铭自己是个典型的西化人物，他在西洋留学十多年，对西方的文化非常认同，但是他却更喜欢国粹，在他身上充分表现了东西文化的混合。戴着瓜皮小帽穿着长袍大褂拖着长辫去吃西餐可能只有他一人而已，所以会遭到嘲笑，这使得他气不打一处来，非得把嘲笑者骂一通才舒服。如果现在我们看到一身民族打扮的东方人在西餐厅吃西餐，也许一点都不惊奇。但是在辜鸿铭时代，吃西餐毕竟是一种时髦，并非当作家常便饭，只有外交场合以及试图进入外国人的饮食生活圈子的有钱者才进入西餐馆，那是很正式的事情，平民百姓不可能把西餐当正餐的，西食在广大的乡村和中小城市并不流行。

即便如辜鸿铭时代，北平的西餐馆有一些，但是也并不正宗，可能是受到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的影响，怕是太正宗了要挨骂的，说你想全盘西化。孙中山先生在他著的《建国方略》中就有批评西餐而肯定中餐的言论：“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胜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之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不过孙中山先生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要求中国人在其他建设方面也都像在餐饮方面一样领先世界，并不是否定西餐。不过，西餐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是不多见。直到后来也是如此。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好几处写自己在红色西北地区因为采访的劳碌，经常



西餐，简单中的豪华

想喝一杯洋咖啡啃一块面包而不可得，为此一再感叹，可见西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并不普遍。

那时一味吃西餐的人也没有几个，除了礼仪场合的需要，有头有脸的官员和士林也仅仅是将西餐当作一种时髦而已，否则难免被人攻击为西化派。“五四”之后，能背着全盘西化的名可能只有胡适受得起，因为胡适大名鼎鼎，不怕，一般人要是主张西化就有崇洋媚外之嫌，有卖国主义之恶，谁敢不加入一点中国的东西？所以那时的西餐很带点中国式西餐的味道。就是说，中国的西餐总是做得不伦不类，吃西餐的人不像西人，这也情有可原。关键是菜味儿不像，西餐里要求乳酪，中式西餐里没有；西餐面条里加“芝士”，中式西餐没有；西餐里牛羊肉除了红烧之外，一般都是半生不熟，带着血迹，中式西餐都炖得烂熟；西点的主要成分是奶油，而中式西点为了减少成本，不肯加奶油。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谈到吃一顿名副其实的西餐的不易，他说只有逃难到青岛才能吃上正儿八经的西餐，但是一旦青岛的西餐搬往内地，恐怕也要本土化，否则就肯定不会受欢迎。这是当时国人对西餐的心理。

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政，拒绝西方国家的政治干扰，西餐也就随着帝国主义的滚蛋而滚蛋，但是在外交场合，西餐是必不可少用来招待外宾的主餐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在北京当时最有名的是莫斯科餐厅和新侨饭店，除了这两家之外，大概就没有什么西式餐厅了。吃西餐成为上等人的享受，有幸吃一顿西餐那是平民梦想成为贵族阶层的一个活动。这种活动当然成本计价很高，首先你吃不起，其次你请不起，第

三你吃了请了但消受不起。所以一般平民百姓向往着西餐，请客做宴的时髦活动还是放在中餐厅。

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孩子是这样描述对莫斯科餐厅的体验：

说起来，莫斯科餐厅的饭菜未必多对北京孩子的胃口，无非是西餐，猪牛鱼排、罐焖鸡、杂拌、鱼子酱、红菜汤、黄油、果酱、面包、色拉、什锦炒饭、红茶、葡萄酒之类。但“老莫”（六七十年代北京人对莫斯科餐厅的称谓）对北京孩子的吸引力，要害不在于饭菜的味道，而在于饭外的东西。说白了，那里的就餐环境，餐具，吃饭的姿势，都有别于中餐的“土”饭馆。

莫斯科餐厅宽敞、高大，举架有7米之高，有大粗柱子支撑，进门给人金碧辉煌之感，桌椅台布透着洋气，刀叉和杯盘更不待言。服务员推车送餐，盛罐焖牛肉、罐焖鸡的是一种状似地球仪的器物，即使几片面包也用很正规的盘子端上来，刀叉和茶杯托是一水儿的镀银货。餐厅服务员的着装和态度也显得比别处温柔和妩媚。所有这些在当时京城的饭馆中都能称得上“独一份”。去“老莫”吃饭，是那个年代没有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的理想，也是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禁不住常向别人回味一番的话题。以至于或同学，或同院，很有不少孩子在一起花心思切磋攒钱凑钱，去一次老莫，已经构成一种现象，而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年有什么大事难事麻烦别人，北京孩子的一句口头语就是：“事成之后，请你到‘老莫’吃一顿。”

——刘仰东，《红底金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改革开放后，国人首先面对的就是国外人口进入家门，进来后你得招待他们，首要的是得给他们准备吃的，虽然入乡随俗是中西文化共同恪守的准则，但是好客的中国人总是尽可能满足客人的胃口，当然就要做西餐给外人吃。西餐和西食在中国之盛开始于这个时候，并在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渐渐流行起来。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已经不再是青年人追求的时髦了。



西餐之于食物的丰盛

由于地区之间的封闭和经济的落后，20 世纪多半岁月，人们的饮食单一，尤其是干体力活的老百姓，整天的劳作为的就是一顿饱饭，吃喝成为头等问题。梁实秋先生描绘北京马车夫的吃相更是成为我们那一代人永久的记忆：

肉丝炒韭黄端上来了，两张家常饼一碗炖肉也端上来了。他把菜肴分为两份，一份倒在一张饼上，把饼一卷，比拳头要粗，两手扶着矗立在盘子上，张开血盆巨口，左一口，右一口，中间一口！不大的工夫，一张饼下肚，又一张也不见了，直吃得他青筋暴露满脸大汗，挺起腰身连打两个大饱嗝……

——梁实秋《吃相》

这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到了五六十年代马车夫的情况是否就有了改观？许多人或许还记得那个年代，我们的商场、饭店、厨房、餐桌上都摆放的是些什么？我们的肚子里究竟有什么油水？那时饥饿经常袭击我们的肠胃，只要我们外出一下，眼光所触全是可以进食的东西：柳尖、蕨根、红薯叶、苦菜花……凡是能够填饱肚子的东西在没有食油没有佐料的情况下都会经过一番粗糙的加工狼吞虎咽下去，只要是吃的，你就不会去挑选是好是坏，是上等品还是下等货。事实上就没有可以让你选择的余地。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想吃东西而不可得的那一段体验。阿城在《棋王》中写棋王在下乡插队的火车上看见别人吃东西眼里就冒出绿光，吃饭时将掉在地上的饭粒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塞进嘴里，下咽时喉咙发出的那种满足的响声，令人过目难忘。张贤亮在《我的菩提树》中写反右时期一群关在大牢里被超乎寻常的体力劳动折磨的知识分子，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看见一只癞蛤蟆开膛破肚烧了就吃，逮住一只蜥蜴也不管有无毒汁煮了就吃，甚至一只死耗子也被他们拿来当成狱中的

美餐，在饥饿的驱使下，面对平常不敢尝试的食物，这群生来就谨小慎微、饱受屈辱的知识分子却一个个变得勇气非凡。余华在他的长篇小说《活着》中，写了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黑帮”的妇产医生，被一个造反派头头偷偷弄来为自己的老婆接生。因为经常挨饿又挨批挨斗，所以他没有气力接生，在接生前他要求先吃饱肚子再上手术台，造反派头头不得不给他买来馒头，他狼吞虎咽一口气竟然吃掉七八个，又喝下几杯水，馒头在胃里发胀，他被活活撑死了，产妇也死在手术台上。这就是饥饿带给人的命运。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莫言的小说《铁孩》，写了两个小孩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因为大人们为了“赶英超美”的目标，大炼钢铁，挤吃公共食堂，把正是长身体需要吃喝的他们遗忘了，他们日夜守在一堆用土法炼出来的铁疙瘩旁边，没有吃的，只好咀嚼铁丝，甚至把一截截铁丝毫不费劲地吞进肚子里，而且越嚼越感到铁丝的津津有味。令人不忍卒读。还有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写60年代一个劳改营中的犯人，在被活活饿死之际给家人的一封信中，通过想像，开列了一份内容庞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菜单。食物的匮乏真正使人感到生的恐怖，死的威胁。

在湘南的乡村不种苹果，只有北方才盛产苹果，我19世纪60年代出生在湘南，记得第一次吃上苹果是在八岁的时候，那时父亲是大队支部书记，一天他在公社开会，会上用来招待的苹果他舍不得吃，把苹果带回来了，只有四个，而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没法分，大哥和大姐两人只好享用一个，其余我和大弟小弟一人一个，分给两个弟弟的他们先吃了，到我手里的那个我舍不得吃，一直存在自己的书包里，后来父亲告诉我，苹果不吃容易腐烂，于是第二天才一点一点地啃吃，结果等我吃的时候，两个弟弟只有看着我吃的份，他们死劲儿地看着我吃到最后剩下一个核，喉咙里跟我一样发出奇怪的响声，眼里满含泪水。我于心难忍，便把最后两口给他们一人一口，他们高兴坏了。那是我吃到的最甜最好的水果。

那是没有吃的时代，饿与馋是两个形影相随的伙伴，因为每每挨饿，所以经常犯馋，这时一想起某一种食物的品质和品味就会馋涎欲滴。那个时代一切都要凭票供应，限人限量。在任何食物面前，你只会感到一种上苍的赐予和迟来的幸福，而不会想到它是否有口感、风味和营养价值，是否能被肠胃吸收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只有一个目的，填饱肠胃，因为饥肠辘辘的感觉实在不好受。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老百姓的餐桌上已悄无声息地发生

了全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归之于西食东传肯定不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食东传的确对国人饮食品种和饮食结构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水果、蔬菜、大米、面粉、甜点、饮料、酒、调味品、食用油等产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看，无不与西食东传密切相关。章含之回忆乔冠华，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回忆她在1974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刚从外交部干部下乡劳动基地麦收回来，累得两腿动弹不得，刚在藤椅里躺下，这时乔冠华从外面赴宴回来：

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的拎出两个浅棕颜色、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我手里说：“知道是什么吗？”我摸摸软软的似果子，但从未见过。我说不知道。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大使宴会，最后上的水果就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说：“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冠华理直气壮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和农民同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 Fruit，她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好。其实这个玩意儿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说着冠华亲手剥开果实，里面是翠绿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来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后，中国市场上才出现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桃！

——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20世纪70年代虽然一般水果品种也不少，但是一个季节里能吃到的水果就很少了。比较大众化的水果像苹果、橘子是九月份上市，但要在五六月份吃上苹果、橘子就很难了。更不用说像猕猴桃这样在当时比较稀少的品种。很多水果别说是吃，就连见也没见过，只是到80年代后才渐渐为我们所见所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水果，原产地并不在中国，如胡桃、石榴（或做安石榴）、李子、番瓜、莲雾、百香果、奇异果、葡萄柚等。这些水果中有些来自南洋（如莲雾）、有些来自新大陆